

传统山东快书

高元钧 演出本

# 传统山东快书





# 孟朴傳



传统 山东 快书

高元钧 演出本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 武松传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4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3 印张 19.5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1—6,000 册

书号：10227·082 定价：3.90 元

## 出版说明

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是我国当代著名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同志的代表书目。

山东快书《武松传》是以宋末元初民间流传下来的“武松故事”为基础，经历代艺人不断地改编、传唱、丰富、加工而成；高元钧在长期的演唱艺术实践过程中则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整理与改造，使他自己所演唱的山东快书《武松传》有了全新的艺术面貌。

我社出版的山东快书《武松传》所用底本系高元钧一九四七年口述、记录的演出本；解放初，高元钧同志对该演出本曾进行过整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八年并又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润色和加工。

中国曲艺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十月

## 目 次

东岳庙	1
景阳冈	48
阳谷县	64
十字坡	127
石家庄	203
闹当铺	284
闹公堂	299
闹南监	346
快活林	374
调虎计	469
飞云浦	494
鸳鸯楼	504
张家店	514
蜈蚣岭	542
白虎庄	562
二龙山	582
后 记	高元钧 601
附： 高元钧和山东快书《武松传》	江山月 602

# 东 岳 庙

—

封建皇帝坐汴梁，  
普天下刀兵滚滚民遭殃。  
那一些，贪官污吏行霸道，  
恶霸土豪甚猖狂。  
压得黎民喘不出气，  
老百姓好一似千斤的石头压在身上。  
官逼民反真不假，  
因此上，英雄好汉各占一方。  
南有方腊起了义，  
北有田虎自为王。  
在那怀庆府起义大刀小王庆，  
晁盖为王梁山上。  
梁山寨一百单八将，  
一个倒比一个强。  
头一位托塔天王叫晁盖，  
还有位大王叫宋江。  
双鞭将名叫呼延灼，  
大刀关胜的功夫强。  
美髯公的叫朱仝，  
还有个周通小霸王。

浪里白条叫张顺，  
李逵的功夫更硬棒。  
双枪将名字叫董平，  
小李广花荣箭法强。  
玉麒麟的卢俊义，  
阮氏三雄更不瓤。  
鼓上蚤——叫时迁，  
偷鸡盗甲是内行。  
青面兽的叫杨志，  
杨雄、石秀翠萍山上杀和尚。  
豹子头，叫林冲，  
鲁智深外号花和尚。  
智多星军师名吴用，  
公孙胜龙衣八卦断阴阳。  
燕青爱担货郎担儿，  
赤发鬼名字叫刘唐。  
神行太保叫戴宗，  
混江龙李俊的水性强。  
梁山寨还有几位女将，  
一个更比一个强。  
母大虫——顾大嫂，  
一丈青的扈三娘。  
开黑店的都知道吧，  
母夜叉的孙二娘。  
俺有心一位一位挨着报吧，  
说多了又怕您听着烦得慌。  
这些位英雄且不表，  
单表好汉武二郎。

那武松，家住在直隶广府清河县，  
城东八里孔宋庄。  
爹爹的名字叫武贵，  
姥娘门儿上本姓康。  
老两口没生多儿并多女，  
只生下哥儿两个人一双。  
老大名叫武天岭，  
老二的名字武天刚。  
武大郎不满五尺个子矮，  
武二郎长了个高身量。  
武老大爱做小买卖儿，  
整天家担着一对儿烧饼筐。  
武松从小爱练武，  
舞棍弄棒演刀枪。  
学拳到过少林寺，  
功夫练到八年上。  
刚上来练的鹰爪力，  
墙上练过铁巴掌。  
气力功，童子力，  
软硬功夫练的强。  
打过三遍少林寺，  
把架子拉到四门上！  
这一天，武松动了思乡念，  
拜别了师父、师叔，辞别了师兄、师弟下山冈。  
一路上，走了些高岗下洼不平的路，  
过了些黑咕隆咚大山冈。  
归心似箭来好快，  
这一天到了家门上，

来到自家的大门外，  
见了他哥武大郎：  
(白)“哥！”  
“啊。”  
“有老的从老的。”  
(白)“对！”  
“无有老的从兄长。”  
(白)“是。”  
“二老爹娘都不在啦，  
有事先跟哥商量。”  
(白)“什么事？小兄弟！”  
“我听说东岳庙上起大会，  
兄弟我想到会上去逛逛。”  
武大郎闻听兄弟要赶会，  
一伸手，抓着手脖开了腔：  
“小兄弟，渴了叫您嫂去烧水，  
要饿了叫您嫂蒸干粮，  
你要是不渴也不饿，  
到咱后院练刀枪，  
千万别提去赶会，  
赶会哥怕你闹饥荒。  
这几年你是没在家，  
咱们这里可比往年大改常。  
东岳庙早先是叫东岳庙，  
现如今可变成阎王堂(啦)！”  
(白)“哎？”  
武松说：“东岳庙就叫东岳庙，  
为什么变成阎王堂？”

(白)“兄弟，你是不知道哇！  
东岳庙，从前是张家王家当会首，  
现如今，是李家五虎霸了行。  
东岳庙有个李员外，  
他五个儿子真硬棒，  
投名师，访高友，  
个顶个练就功夫强，  
不搬梯子能上树，  
把脚一跺就上房。  
自称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横行霸道为了王！  
老大金枪叫李贵，  
老二花刀名李刚，  
老三外号皮笊篱，  
老四的外号不漏汤。  
那小五，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  
他的个外号瞎炮仗。  
你别看他模样长得丑，  
听说打架摸鸟枪。  
他家里好地倒有两千顷，  
还养着一些潦倒帮。  
他家里盖着金銮殿，  
盖着东西两朝房。  
三、六、九常登殿，  
坐在上边儿装皇上。  
谁家的地挨着他的个地，  
他犁吧犁吧就种上。  
他看着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

拉到家里就拜堂，  
拜天堂，拜地堂，  
拜罢了天地入洞房。  
人家娘要来找闺女，  
他拉着就叫丈母娘。  
人家愿意算亲戚，  
不愿意，“咣！咣”地两巴掌。  
人家城里告他去，  
他差人撵到半路上，  
差人撵到中途路，  
劈心一刀大开腔。  
小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  
看人家死得多冤枉。  
东岳庙他们几个独霸了，  
今年的大会实在强。  
我听说，有七里路的铁货币，  
八里路的木料行，  
九里路的镰刀庄，  
东北角好几里长的骡马行。  
当中间支了个刀山架，  
爬刀山的净是一些大姑娘。  
竹马旱船来回跑，  
四台大戏唱二黄。  
四台大戏对着唱，  
一台更比一台强。  
东南角哩啦哩啦‘玩老虎’！  
西北角下‘猴儿骑羊’。  
会上的热闹玩艺儿数不尽，

你再听买卖有多强：  
大买卖有珠宝店、人参店，  
兑金店里带钱庄。  
有呢绒庄、绸缎庄，  
金货店里更排场。  
有铜店、锡店、铁货店，  
那一些买卖带发行。  
当中间搭了个收税棚，  
大小买卖都得给他报行。  
我听说，有个卖瓜子的没报税，  
就叫他揍了一顿踹了筐。  
有一个拾大粪的没报税，  
叫他揍了一顿扒衣裳。  
口北的马贩子偷卖一匹马，  
就叫他一张大帖送公堂，  
夹、打严审还不算，  
问了个递解还家乡。  
有一个卖豆腐脑儿的没报税，  
就叫他‘包儿包儿包儿’！撞了扁担，砸了缸。  
他们五个不行正，  
就在会上瞎逛荡，  
他要是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  
拉到家里去拜堂，  
兄弟你要看见了，  
定然拦挡这一桩。  
他们五个不服气，  
就怕你会上闹饥荒。  
依我说，你别去了，

趁早别找不利亮。  
常言道，各人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千万别管邪闲事，  
谁管闲事谁遭殃。  
依我说，算了吧，拉倒吧！  
管闲事不如当个自在王。”  
武大郎从头至尾讲一遍，  
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这武松生来爱打抱不平，  
他听到奸、盗、邪、淫，惨无人道气得慌。  
武松气得猛一蹦：  
“哥！你这个说话不在行。  
这几年我没在家，  
蛤蟆娃（读 wāi）子为了王，  
为王我是老祖宗，  
他得投了我的降。  
我今天偏去东岳庙，  
我到那里去望望！  
我看看怎么样的叫李贵，  
什么样的名李刚，  
怎么样的皮笊篱，  
什么样的不漏汤，  
我找找那个瞎小五，  
点点他那个瞎炮仗。  
他要是正大光明我帮他，  
兄弟我还给他帮帮忙。  
他真要是奸、盗、邪、淫不行正，

兄弟我给他改改行。”

武大郎一把没拉住，

好汉武松出了庄。

眼睁睁就是一场闹，

下一回里再接上。

—

话少说，论刚强，

接连着上回说下章。

上回书说到武松要去赶会，

他一蹦子出了自家的庄。

顺着大道往前走，

嘻！赶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乱嚷嚷。

(旁白) 赶会的人群就象潮水似的：哗……

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哪一行净啦哪一行。

有一伙乡里大哥开言道：

(白) “三哥！四叔！二大爷！赶会吗？”

“会上要买哪一桩？”

这个说：“无非是杈把、扫帚、扬场掀呗！”

有个老头说：“我会上买个头号大抬筐。”

(白) “买那么大抬筐干吗？”

“嘻！我雇了几个小伙伴不正干，

什么事情都不在行，

我要叫他干点活，

朝天家给我胡嘟囔；

买抬筐，抬石头，

压这些小子一身伤！”

武松听罢一瞪眼：

“你这个老头真混帐！

(白)他不好好干，你说说他，你可以不用他，

压他一身伤，不是一辈子的事吗？你痛快

了，人家受得了吗？

要不是急着去赶会，

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武松又照前边看，

有帮妇道乱嚷嚷。

头里有几个小媳妇，

还有几个大姑娘。

后跟着几个老太太，

都齐大伙地乱嚷嚷：

(白)“张大嫂！”

“哎！”

“李大嫂！”

“嗯。”

“您等等俺！

你怎么跑得那么慌？

(白)你们都买么呀？”

这个说：“俺会上买个花包头。”

那个说：“俺闻闻官粉儿香不香？

扯上几尺老蓝布，

做个褂子好乘凉。”

打那边过来个老妈妈儿，

颤颤巍巍开了腔：

“到会上，别的东西俺不买，

买个棒槌捶衣裳。”

武松又照前边看：  
有一帮学生乱嚷嚷。  
当老师的头里走，  
后跟着学生一大帮：  
“张同窗！”  
(白)“啊！”  
“李同窗！”  
(白)“哎！”  
“王第二的，赵同窗，  
(白)赶会吗？”  
“赶会呀！”  
“会上买的哪一桩？”  
这个说：“我买笔！我买砚！”  
那个说：“我买黑墨作文章，  
大比之年去赶考，  
得中头名状元郎，  
我在朝里做了官，  
同窗都得沾我的光。”  
大学长闻听一瞪眼：  
“你小子说话这么狂！  
官儿帽子好比下大雨，  
也落不到小子你头上！  
要赶会，好好的赶，  
恼了，我揍你两巴掌。  
(白)没做官儿就这样，做了官儿俺还见得着  
你吗！”  
打后边儿过来一个小学盟，  
一蹦多高拽衣裳：